



## 【原乡切片】相拥古泉

□罗新海

今年的春天来得早，久未出城的友人已经按捺不住，周日早上便电话相约，说去看雹泉。

雹泉是一眼人文古泉，那里是安丘市辉渠镇的一个村，还曾是原丘南县委和雹泉镇政府所在地。此前我数次到过那里，却从未真正驻足观泉。“雹泉”二字，听起来便漾开一片清冽的诗意。雹是凉的硬的，从天降落；泉是温的软的，自地心涌出。两者结合，像是刚柔并济，又如天地私语。我一路默想着这个名字，心中涌起丝丝莫名的期待。

驱车出城南行，不过半个小时，我们便进入辉渠地界，驶上西南山区的“安丘天路”。此时正值桃花盛开，路两边的“齐鲁桃海”粉黛轻摇，灿若云霞，直漫天际。拐出天路不远，看到一处古朴的建筑群落，友人说，那就是了。

我们穿过李左车纪念馆，来到祠堂内的雹泉池边。石栏环护的池泉不大，水却很清，一泓碧绿，澄澈见底。微风拂过，水面上泛起层层涟漪。银白色的气泡不时从水底咕咕涌出，成串成簇，浮到水面又轻轻破开，融进那一片清澈里，令人惊叹称奇。古泉与亭台曲桥、红花翠柳，还有依泉而成的一湖碧水交相辉映，绘成一幅灵动优美的画卷。抚栏凝望，仿佛置身于一个阔大明亮的梦境里。

友人喜好文史，一边游览，一边解说了起来。清代光绪《安丘县乡土志》记载：泉水自石涵中迸出，颗颗如珠，又如雨雹，故名雹泉，亦称珍珠泉。又说此泉不以潦而盈，不以旱而涸，终年不冻，冬日热气氤氲，水草四季常青。泉水甘纯清冽，饮之清心爽神，有“不老泉”“长生泉”之誉，如今已被开发利用。明万历年间，更以“灵泉细吐珍珠颗”列为安丘八大美景。历代文人雅士游赏至此，多有诗笺留韵，为这方清泉注入了不绝的文脉情愫。

我们转而走向泉池南边的围墙。墙面上镶嵌着一排石碑，刻满历代介绍和诗文。春光浸润下，石碑更显古朴庄重，像一位浑身镌满岁月痕迹的沧桑老者，静身而立。我们不禁放慢脚步，细细品味这些文字背后的故事。

提起雹泉，不能不说李左车。他是秦汉时期雹泉村人，史上著名的军事谋略家，初仕赵国，受封“广武君”，后归附韩信，成为其帐下谋士。

刘邦与项羽交战时，李左车献计设立十面埋伏，逼项羽乌江自尽，为刘邦统一天下立下赫赫战功。李左车去世后，汉高祖刘邦为表其忠义，封其“雹神”，于雹泉旁建庙祭祀。李左车为官清正、恤民济困、广施恩德，在民间留下许多美丽的传说，被尊为“雹泉爷爷”。蒲松龄《聊斋志异》中的《雹神》一篇，便是描写李左车降雹显灵的神异故事。雹泉也因其声名远播。北宋文学家苏轼任密州知府时，曾多次游访雹泉，欣然题写“神泉”二字，后刻碑立于泉畔。

雹泉又名珍珠泉。安丘籍清末“鲁东六君子”张公制，赏泉后留下《清泉吐珠》诗：“雨雹抛珠水一函，溢为溪沼碧中涵。溪边三五浣衣女，风景依稀似济南。”他从泉涌如珠写到溪流潺潺，竟将泉池景致媲美泉城风光，足见此泉的亮丽动人。

雹泉还有一名，曰“廉泉”。明万历年间，安丘县知事毅庵甫巡游至此，被一泓碧水深深震撼。望着清澈见底、汨汨不息的泉水，联想李左车的生平为人，由“清”及“廉”，不禁惊叹此泉实乃人间“廉泉”，遂改雹泉为“廉泉”，并慨然题诗：“沁人心骨响淙淙，冷逼微茫澈底清。为语渠丘诸父老，莫将冰雹混泉名。”弘治年间，刑部郎中赵鹤龄到此亦作《廉泉》诗，后两句是：“几回欲挽献天子，大地田畴边作霖。”万历年间，安丘籍进士、通政使刘希孟观泉后赋五言诗：“方池一镜开，湛湛清虚镜。碧水漾明珠，雪花流素影。睹兹真景鲜，顿觉尘思冷。世上有贪泉，于人贵自省。”这位曾任吏部考功司正郎、主管全国官吏任内届满优廉考核的官员，可能出于职业使然，以眼前清泉对照他处“贪泉”，也喻此泉为“廉泉”，既以自勉，亦警世人。不知刘希孟当年是否饮过此泉的甘冽，是否想起吴隐之过石门时那句“贪泉可饮，廉者不污”，唯见他心有感慨，诗以言志。

风从远处吹来，带着桃花的清香与泉水的清凉。我忽然觉得，古泉的这三个名字，恰似它的三重境界：“雹泉”是其形，是它外在的特质；“珍珠泉”是其韵，是它在光影中瞬间绽放的华美；而“廉泉”，则是其魂，承载着人世间的道德守望与精神期许。

归途回望，那眼泉已渐渐淹没在春色中。但我知道，古泉不老，它依然在那里静静地涌着，清冽，恒久，润泽着一方百姓，万亩桃园。

【共享记忆】

## 墨迹中的悲歌

□汤乙清

马年伊始，游至临沂琅琊古城，看了一部让人荡气回肠的“马戏”。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演艺，这部叫做《国士·捍山河》的实景表演，动用了上百匹马，再现了一千二百多年前安史之乱的烽火往事。

“父陷子死，巢倾卵覆。天不悔祸，谁为荼毒？”当《祭侄文稿》的片段浮现在大幕上，全场四千余名观众，多有为之动容者。此文是颜真卿为了纪念被害的堂兄颜杲卿及其子所作，全篇不足三百字，仅蘸墨七次，枯墨渴笔一气呵成，多处反复涂改，墨痕斑驳，每一笔的挣扎都透着椎心泣血之痛。这是颜氏家族的忠烈史诗，也是一座城的悲壮底色。

天宝十四年(755年)，“安史之乱”爆发。颜真卿守平原郡，颜杲卿守常山郡，共举义旗抵抗叛乱。两人铭记五世祖颜之推在《颜氏家训》中留下的“夫生不可不惜，不可苟惜”的祖训，抱定了必死的决心。乱起之初，河北二十四郡板荡不定，唯有颜真卿挺身而出率先举起义旗，令诸郡太守意转心回，共推颜真卿为河北义军盟主。以至于孤立无援的唐玄宗发出“朕不知颜真卿形状何如，所为得如此”的惊叹。

颜杲卿之子颜季明承担起常山、平原两地间的联络重任，后被叛军俘获后，作为人质逼降。颜杲卿忍痛不屈怒骂逆贼，季明惨遭斩首。常山城破，颜氏一门三十余人悉数殉国。颜杲卿被押至洛阳面见安禄山，怒骂不止，最终被割舌肢解，以生命践行忠节。乾元元年，颜真卿

寻得侄儿季明头骨与堂兄杲卿残骨，和血迸泪，悲愤挥毫写下《祭侄文稿》。这纸上笔墨，正是颜氏一族忠义精神的千古绝唱。

安史之乱平定后，颜真卿晚年又逢藩镇作乱，奸臣卢杞构陷让其前往敌营宣抚。满朝文武皆知此行九死一生，纷纷劝阻。颜真卿凛然道：“君命也，焉避之！”面对叛将李希烈的威逼利诱，他厉声怒斥：“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？乃吾兄也。吾年八十，知守节而死耳，岂受汝辈诱胁乎！”一身傲骨宁死不屈，最终殉国于蔡州。

演出尾声，颜真卿之子颜颇重返颜氏家庙，在追怀了父辈的高义大节之后，毅然选择随父共赴国难，与家国同生共死。这一刻，家风传承血脉赓续，直抵每一位观众心底。落幕时，掌声雷动，观众久久伫立。来自济南的初中生吴晋骥感慨道：“这场演出太震撼了，历史人物鲜活可感，我更深刻理解了忠义与家国的含义。”

一曲悲歌，一纸墨迹；一腔热血，一座城池。作为琅琊人的颜真卿，千百年来一直被视作忠义气节的象征。古人提及颜真卿，称之为“大节如青天，万古常不坠”，颜氏一族对国家的耿耿寸心、拳拳真情，早已凝结成临沂城市文化构成的一部分。

何其有幸，在文化“两创”走向繁荣的今天，能在颜真卿的故乡重温这段浸染着热血与墨迹的故事。从《祭侄文稿》的墨泪交融到琅琊古城的马蹄铿锵，千年流转，精神永续。我也相信，总有一种浩气萦绕不散，透过历史的窗口熏陶着今天的人们。

【此心安处】

## 春光里的花树

□厉勇

春光里，到处都是开花的树。春和景明，春光无限好。没有夏光，没有秋光，也没有冬光，春色限定的花树只在春光里打坐，在满树花里酣眠。冬天的花树，比如蜡梅，是叶子落光后一点点开放。夏秋的花树都是花叶同期。只有春天的花树，是等不及了，迫不及待地直接在光秃秃的枝头上被花朵占领，密密匝匝的，浑身在发光，引得人驻足。

随便在哪里走走，我都能遇见一株株开花的树。

玉兰花在春节前，满树枝丫便鼓起了一支支笔。春风一吹，满树花苞立刻醒来，绽放，白玉兰开成了白色瀑布，一身皆雪。那大朵大朵的花，像一只只拳头，像一只只白鸽，像一块块璞玉，把春天刻在了最美的画框里，不需要绿叶的衬托，它有花便足够惊艳。

玉兰树也是庭院、公园的宠儿。春天一来，它比迎春花还先开。玉兰花是最能嗅到空气中的暖意的，那是春天的气息，那是植物的本能。一棵玉兰树站在院子里，整个院子便站在春天里。一棵玉兰树站在一幢楼旁，那楼下就成了最美的风景。一棵玉兰树悄悄地在窗前绽放，那扇窗户便成了最美的画框。白玉兰纯洁无瑕，紫玉兰优雅高贵，花树开得奋不顾身，它只管自己开放。人的身体本来还在冬天里沉睡，眼睛却被玉兰树撞醒了。原来不是人走向春天，而是春天走向人。

樱花开得密不透风，桃花缀满枝头，梨花如雪。一树一树的粉，一树一树的白，在春风里尽情燃烧着。春天百花开，没有哪一朵花不愿意开放。它们等

候了一整年，一旦时机成熟，便呼朋引伴似的开放，比赛似的开放，一个比一个绚烂，一个比一个热烈，一个比一个美丽……

我总是会在花树下停留片刻，看看那开得如火如荼的花，闻闻那热烈而浓郁的香气。我觉得单位附近那棵泡桐就像点亮一个个明亮的火把，总是在吸引我走向它。它的花一串串，一簇簇，像灯笼一样，在枝头燃烧着。它不像樱花、海棠、桃花等，把枝头占得满满的，不留空隙，一寸一寸都是花，泡桐是留白主义者。它的花瓣没有白玉兰那么晶莹剔透，却有自己独特的香味。远远的，几十米开放，就闻到了它浓烈的香味。泡桐花的香气游走在空气中，一缕一缕被风携带着。

树下，它的花也落了一地。单朵的花，外面是厚重的白色，里面却有一抹亮丽的紫。它的花瓣，里外竟然有不一样的颜色。最神奇的是，别的花落地便香消玉殒，而泡桐即便被风吹落，即便花瓣变黑，捡起放在鼻子下闻，浓浓的独属于泡桐花的香味便往鼻子里钻。真的很好闻，只有春天才能闻到啊，虽然我是堂堂七尺男儿，也顾不得别人的目光了。

花树下有浪漫的情侣，有温柔的风，有追随着的蝴蝶，还有采花的蜜蜂，花树本来只是安静地开，却迎来了树下的热闹。浪漫也是花带来的，是被风裹挟着飘落的花雨带来的。人喜好浪漫，被花树的美闪得挪不开眼。于是，穿着婚纱的新娘在花树下，和她的另一半拍照。咔嚓，定格的是一个春天和幸福的永恒。

春光里的花树，是美的化身，是浪漫的诗人，是春天最隆重最慷慨的礼物。